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七

元

武宗皇帝

戊申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實克布哈爲右丞相行御史大

夫事

武宗沈湎日甚在廷緘口不言卽蕭剌以酒誥進規亦未敢顯箴其闕阿實克布哈抗辭進對剴切指明渙得人臣忠愛之義武宗果心悅其言卽當因而節飲乃藥石甫進而麴糶旋陳足知其杯勺所耽實已習成于性則其亟爲嘉子亦不過姑事優容雖左右

初阿實克布哈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入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耽麴糶好妃嬪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實克布哈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于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

賀得直臣亦烏足收納誨
之益邪

皆賀帝得直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尋以太子
請復入中書既而賜爵康國公

兩浙饑

民饑者四十六萬戶外者甚眾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溲
入朱清張瑄財產振之時浙東宣慰同知托歡徹爾議
行勸貸令斂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甯海
縣晉縣今屬台州府簿胡長孺字汲仲發州元甯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
溲意悉散于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
是托歡徹爾雖怒不敢問

西僧毆上都畱守李璧釋不問

西番僧之在上都者強市民薪民訴于璧璧方詢其由

西僧為蒙古所向固難屏

除然處之亦自有道近代

奉太過至令其位列公

孤干預政事已爲非體而其徒憑借勢力侵漁市肆擾害閭閻尤爲強悍不法且以西守重臣輒敢挺擊拘囚釋而不治則守土者將何以伸彈壓之威而橫行益無顧忌馴致陵轍王妃實大損國家體統武宗不但不繩之以法方爲下斲手截舌之令縱其妄爲紀綱安在乎

邦甯之辭免平章不過慮外廷之議其後而故爲退

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壁髮捽諸地捶并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和爾巴拉舊作合兒八刺今改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旨言毆西僧者斲其手詈者截其舌皇太子聞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

三月建興聖宮

爲皇太后所居

帝如上都

夏六月隴西雲南地大震

加宦者李邦甯大司徒兼左丞相

讓非果知大義也大司徒與平章均為重任豈闡豎所宜為武宗既悅其辭何以轉加峻擢且夏授以丞相之職躬蹈漢唐糝政顛倒實甚至邦甯前辭後受尤小人要結常技周禮乃謂書法無貶詞且以分注備載所言為嘉其守分何其謬也

邦甯在宋為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畱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為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闡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柰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秋七月皇子和錫拉

帝長子即明宗按和錫拉舊作和世疎今改後仿此

請括河南

田詔止之

和錫拉請立總管府括河南歸德汝甯瀕河荒地歲收

其租中書言瀕河之地出沒無常近有伊瑪噶

舊作赤馬罕今

改者妄稱省中委之括地以有主之田指為荒地所至

騷動被害之民相率來愬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妄
以其地獻于皇子且河南連歲凶荒脫從所請為害非
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

築呼鷹臺于潮州

本遼潮陰縣元升潮州明改為縣
本朝省故城在今順天府通州南呼鷹臺

在今通州故潮縣
西南亦名晾鷹臺

初改鷹坊為仁虞院秩正二品命右丞相托克托等為
院使領其事至是築呼鷹臺潮州澤中發軍千五百人

助其役

以塔斯布哈

舊作塔
思不花

為右丞相奇塔特伯奇

舊作乞台
濟今並改後

仿此為左丞相

詔內外機務並從中書區處諸王公主駙馬等毋沮撓

之近侍官屬及內外諸司事非由中書議者毋隔越奏聞

八月諸路水旱蝗

時淮陽旱蝗江浙大水詔凡發使振貸之處差稅並蠲除之仍令有司贖饑民所鬻子女中書省臣言夏秋之間鞏昌地震歸德暴風濟甯泰安真定大水民居蕩析江浙饑荒之餘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父鬻其子夫離其妻哭聲震野所不忍聞是皆臣等不才猥當大任以致陰陽失序願遵賢路帝曰災害有由非爾等所致也但當慎所行爾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以西僧置勒幹巴勒舊作教民班今改正爲翰林學士承旨

十一月省臣請汰冗官節財用

省臣言世祖時自中書以下諸司官有定員邇者諸司遞陞一級一司多至二三十員事不改舊而官日增乞如大德十年員數冗濫悉汰之又今中都築城大都建寺及爲諸貴近營造私第軍民困弊廩藏空虛而用度日廣每賜一人動至鉅萬恐至不繼宜暫節縮況百司之事每于中書有干預者乞申禁之帝曰嘗令諸人毋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朕忽怠持內降文記至中書者則執之以來

禁賈人乘驛

時有進沈檀異木可構宮室者敕江浙行省驛致之中
書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馬名奉敕求珍異乃
或以一豹上獻亦要回賜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
需畀之商賈誠非所宜既又言江浙諸驛半歲間使人
過者千二百有餘三布幹鼎舊作三布氏丁今改等進獅豹鴉鵲
數日食肉千餘斤自今有來獻者乞令自備資力從之
覈天下屯田

中書言天下屯田一百二十餘處由所用非人多致廢

弛除四川甘州應昌

元路地在今克西克騰西北

雲南爲地遼遠餘

當選習農務者往覈其可興者興可廢者廢詔從之

閏月太傅哈喇哈斯卒

諡忠獻

伊徹察喇進攻徹伯爾諸部漠北悉平

伊徹察喇言徹伯爾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心儻諸

部合謀必為國患請撫安都幹之子庫齊舊作款及處

諸部來歸者于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

已擣其腹心矣帝稱善趣進軍攻之徹伯爾等果欲奔

庫齊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左遷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為兩淮轉運使

時儼為江南治書侍御史以議立尚書省不便忤宰臣

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為左運使欲陷之儼至

黜貪理儼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鹽

筭欲以所增羨為歲入常額儼以民罷已甚以羨為額

圖喇跋扈不敬至乘醉而
瞋目狂言實無禮于君之
甚者自宜明正刑章然推
其悖慢之由乃自恃擁戴
前勞遂懷快快不知圖喇
本武宗疏屬定位之始僅
能手縛一賊臣有何大勳
而遠膺茅土賞過其分轉
致怨望滋濼實由武宗不
善馭下有以釀成之也

病民以為己不可遂止

己酉二年春正月越王圖喇有罪賜死

圖喇居常快快有怨望意前秋帝幸涼亭

元時巡幸駐蹕處有東西

二涼亭廢址在故開平城南明置驛于此去古北口四百六十餘里

將御舟圖喇前止之

言涉不遜帝由是銜之及宴萬歲山

在今獨石口外上駟院牧廠東土人

名額勒哲伊圖阿爾賓鄂拉山

圖喇醉起解腰帶擲地瞋目謂帝曰爾

與我者止此耳帝疑其有異志命省臣鞠之儼服遂誅

之

始親饗太廟

以受尊號告謝太廟為親饗之始

是冬以上太祖睿宗尊諡廟號及光獻註

聖皇后尊諡復親饗光獻太祖后註聖睿宗后

追還內降璽書

丞相塔斯布哈等言朝廷璽書不由中書徑令翰林頒

給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土田戶

口錢穀銓選獄訟害民妨政之事請悉追奪後凡不由

中書者乞勿子之制可

帝如上都

御史言京師之內工役繁興加之歲旱民饑狂愚易惑

今乘輿行幸乞命丞相一人畱守京師著為令從之

夏六月復徵僧道賦稅

從省臣言也

秋七月河洩歸德又洩封邨

阿哈瑪特盧世榮僧格等
變亂舊章流毒百姓雖即
于刊憲而民之受患已深
況尙書省之立擾法害政
覆轍昭然事敗後併入中
書得少休息乃言利之臣
繼起復蹈前非且以新政
舊事分隸兩省效尤滋甚
武宗奈何惑其甘言而不
加察乎

八月復置尙書省以奇塔特伯奇爲右丞相托克托舊作脫虎

脫爲左丞相三布幹舊作三布氏洛實爲平章政事保巴舊作保八

爲右丞蒙格特穆爾舊作忒哥鐵木兒今並改爲左丞王罷參知政事

初帝欲復置尙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言至元中阿哈

瑪特僧格相繼立尙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

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

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爲

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雖是其言而仍欲行之至

是命洛實保巴與塔斯布哈集議保巴言政事得失皆

前日中書所爲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

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尙書其尙書省官請以奇塔特伯

奇托克托爲丞相三布斡洛實爲平章保巴爲右丞王

罷爲參知政事帝竝從之三布斡言尙書省既立更新

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

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于事既已任

之乞勿拘例授以宣敕仍改各行中書省爲行尙書省

以尙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

置太子右衛率府

命右丞相托克托御史大夫布琳尼敦

舊作不里身敦今改後仿此

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

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淡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

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旺扎勒曰

博平子同附服

意欲詳議其文其史其也

其數以下其制有宿衛

宿衛此其制中出四

而下其制禁其文其制

其之保其不自其其制

映煇以王餘其善其

其制其資且其其其

其之其制其制其制

其之其制其制其制

其之其制其制其制

宦官侍側而太子以誤人家國爲問正當舉千古治亂之故痛切剖陳庶儲宮取鑑有資且使宵寺聞而知儆乃王約安進善惡皆有之邪說不自知其悖理而于駕馭禁遏之術略無發矧此特顧忌中涓巧爲模稜以了事既負諮詢之意竝乖輔導之方史於此似有予詞何邪

詹事移文數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柰何旺

扎勒愧曰實不慮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

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啟一日約方啟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

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淡然其言

九月頒行至大銀鈔

帝從洛實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等每

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隨路立平準

行用庫及常平倉以權物價毋令沸騰元之鈔法至是

凡三變云

帝還大都

始鑄錢

先是鈔法雖皆以錢爲文而廢錢弗鑄至是始詔大都
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
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秩從五品錢文曰至大通寶者每
一文準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準至大錢十文與歷
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竝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
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
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佞乞與省臣
詳議不報

復行內降旨

尙書省言三宮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
仍舊行之儻于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

歸臣等從之

冬十月以皇太子兼尚書令

初帝從奇塔特伯奇等言由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敲官委之中書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宣敕皆歸中書以臣爲中書令故也自今敕牒宜令尚書省給降宣命仍委中書從之

質江南富民子爲軍

洛實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餘皆無與富室有占編民奴役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其力可知乞令有司收糧五萬石以上者石輸二升于官仍質一子而軍之所輸之糧半入京師以養御士半置